

小学没毕业，我们家离开闹市，住到后街一个简陋但安静的地方。

一天，放学回家，病弱的母亲一反常态地兴奋，要给我看一样好东西。

母亲算是死里逃生，做了一个大手术，刚刚能下床自理。在此之前，她夜里连给自己盖被子都要孩子们帮助。

看着母亲苍白的脸上，因为激动露出了粉粉的红色，我非常惊奇，好久没有见过她这样开心，我心中涌出了一种憋了很久的委屈和酸楚。

很长时间了，我们都在失去母亲的担忧和恐惧中。没有人知道我们搬到后街来之前经历过什么，也无法诉说母亲在生死一线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家经历了怎样的破碎。

母亲的笑声，像渠水在解冻，嘎嘎作响的流冰，带来了春风的温暖。

母亲一边展开几张花花的布片，一边说：“看这花，看这功夫！山东人绣的！”

原来是几块绣好的枕头片！那时家里的经济，紧张到捡菜叶吃，钱是一分一分抠着花的。

母亲买这些绣片，一定花了不少钱，怎么会呢，是什么人能让母亲下了这样奢侈的决心？

“咱们这儿没有这种手艺！”母亲还在兴奋中。

母亲说的山东人，是随国家内迁企业而来的职工家属，做手工补贴家用的勤快女人。

当时的我年少无知，心中暗生怨言：哼！这个山东女人，多亏没让我碰见！

那时候市场还没有开放，卖这样的小手工，也得悄悄进行。

但是，这个山东女人用她不经意的手工，意外推开了一扇窗，好像天眼，唤醒了母亲早已封存在记忆深处儿时的美好。

母亲对着这些绣花枕片说起遥远的故事。

母亲小时候，外婆早早就开始给她这个大女儿准备嫁妆。那时的嫁妆必是绣了花的，连裤脚上都绣的满花。

母亲嫁妆上的花全是外婆亲手绣的。外婆的手工好，在他们那里是有了名的。

母亲说，那时日子很艰难。母亲的爷

绣花枕片

○ 孙惜玲

五十多年的时光匆匆而过。母亲用山东女人的绣片做成的枕套，仍然保存在我的收藏里，静静地守护着那些忘不了的记忆……

爷抽大烟败了家，又遇到了民国十八年年馐。为了生存，外爷拉长工去了。

母亲当时只有十来岁，一想起外爷在别人家里受苦，就心疼不已。她能做的事就是努力纺棉花。夜里借月光纺，纺到露水下来抽不动棉条了，才回屋睡觉，天不亮又起身。

我们那里是产棉区，母亲很小就和大入一起织纺养家了。

就这样，外婆仍然把对母亲的爱，年复一年、一针一线，绣在了嫁衣上。

母亲很早就追随父亲上了陕北，那些不知所踪的嫁衣，就成了母亲心里永远的惦念。

母亲一点一点仔细辨认枕片上的针法，她说：“这不是一般的绣工，和咱们这儿的不一樣！”

可我什么也看不懂，那么粗的线，不就是红花绿叶子么。

“不是丝线，也不是细工，但是这花像活的一样。”

随后，母亲翻找出多年不用的绣花绷子，模仿这些枕片上的不同针法，一点点钻研起来。

很快，母亲的作品就绣出来了，是她喜欢的桃花、蝴蝶、猫猫、狗狗一类。

特别是小猫，母亲绣了很多幅。猫是母亲的最爱，她一边绣，还一边给我们讲她小时候养猫的故事。

她养的猫把小猫下在灶火门里。早晨

做饭时，猫和她都吓了一跳。大猫护小猫，即刻把小猫一只一只地转移到屋后的城墙上去了……

听着母亲的讲述，我想象的翅膀，也随着情节翻飞成久远的画面。一会儿是月光下纺线的小女孩，一会儿是她美丽的嫁衣。甚至她嘴里可爱小猫们的后来，也成了我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久久的追问。

就这样，母亲的脸色一天天好起来，笑容也多了起来。母亲好了，全家都好了，再难的事都不难了。

日子真的好了。母亲把那些绣片做成枕套，分给了我们姐妹们。

母亲刺绣的兴趣越来越浓，手头总拿着绣花的绷子，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一次，她绷子上的猫已经活灵活现了，我实在忍不住，趁母亲不注意，在她的绷子上试了起来。

母亲发现后，跺着脚惊呼：不要动！

我刚刚找到一点绣花的感觉，沉浸在快乐中，坚决不肯罢手，母亲来夺也不给她。我还流着反抗的眼泪，把她的美丽的猫，绣成了歪歪扭扭的笑脸。

说来也奇怪，打那以后，我也喜欢上了刺绣。遇到刺绣作品，也会看看其中的针法，虽然还是啥也看不懂。

再后来，我竟然也像母亲那样，在需要振作的那段时间，拿起绷子，绣花。

一针一线，认真绣一朵花、一个动物、一座小山、一条小溪，人的心情竟然一点一点开朗起来。眼睛亮了，连走起路来也脚下生风，之前的那些不顺心的事，也烟消云散，想不起来了。

这种奇怪的现象，在多年后学了美学，才懂了，刺绣也是美的享受，刺绣的过程，就是一种创造美的历程。美是一种与生命共存、强而大的力量。

母亲竟然欣赏我绣的枕片，特别是看了那幅从墨绿色到粉绿色变化的拉线菊。母亲把它做成枕套，还说她要把它带到天堂去……

母亲在她九十多岁的时候去了天堂，距今已经很久了。那个山东女人也一定在那里。

五十多年的时光匆匆而过。母亲用山东女人的绣片做成的枕套，仍然保存在我的收藏里，静静地守护着那些忘不了的记忆……

我们招手：“来，我教你们打球。”于是，从最简单的握拍、接球、推挡到发球，我们在他的调教下，慢慢也打得有板有眼了。多年以后，当年在水泥台子上挥拍的小伙伴们，有人进了县乒乓球队，有人成了学校的体育老师，更多的人像我一样，虽然没有走上专业道路，却从此爱上了这项运动，在无数次挥拍中收获了汗水与欢笑。

师傅教的从来不是宏大的道理，而是手上的功夫。师傅的权威来自他的精湛技艺，徒弟的成长来自日复一日的模仿与苦练。这种关系里，没有花哨的理论，更多的可能是经验，最直接的就是“看好了，这样做”。

凡人撼天道：《八仙》的传统活化与世界表达

○ 徐湘墨

它提供的不是异域奇观，而是普世共鸣——每种文化里都有“凡人成为英雄”的渴望。它以中国神话的容器，装载了“集体向善”这一人类共同价值，用“草台班子也能做大事”的朴素信念，对话世界关于责任的永恒追问。当神话不再只讲述神仙的故事，而开始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时，中国故事便找到了最具辨识、最能共情的国际表达：英雄从来不在天上，而在你我等芸芸众生之中。

从2015年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以“燃”破局，到2019年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以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引爆全民情绪，再到2023年《长安三万里》以诗意大唐开拓历史动画新维度，国产动画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技术追赶到文化自觉的蜕变。《八仙》正是这条进阶之路上的最新的里程碑：它不再满足于单个英雄的反叛叙事，而是以草根群像的集体成长，示范了传统文化“活”起来、走出去的另一种可能。



2026年10月9日 星期五 主编:赵命可
责编:秋川 美编:庞红梅 校对: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藝術報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日子，清简、朴素，带着物质匮乏年代独有的素淡底色。那时候的快乐很轻，也很贵重，一点点味蕾香甜，都能在童年的心底扎根，久久不会散去。

那年我八九岁，正在上小学。有一天，突然觉得左侧虎牙的位置上方长出一颗牙，不长时间竟开始摩擦上唇。没几天，上唇内侧被磨出血泡，疼痛不堪。父亲知道后，决定带我去医院看看。当时大哥在咸阳国棉七厂上班，我和父亲就来到咸阳。在咸阳国棉二厂职工医院，医生检查结果是新长出来的牙才是虎牙，原来的牙是龅齿，龅齿提前长出，占据了虎牙的位置。医生说需要把龅齿拔掉，将新长出的虎牙移植到龅齿的位置。第二天，就进行了手术，且很成功，但需观察几天，消炎、拆线。这样，我和父亲得以在咸阳逗留。

一日午后，天色平和。我跟着父亲走在国棉七厂后方的街边，街面安静，行人寥寥。但见一位妇女提着一只圆圆的竹笼，主动上前搭讪，“要花生不，刚炒出来的，还有热气！”听这位大婶口音是河南或者山东的，她穿着一身补丁又补的粗布衣服，一看就是农村人。她怯生生地将圆笼上面盖着的棉布揭开，露出下面亮晶晶的花生。父亲问：“咋卖哩？”她小声道：“一块五一斤，要买赶紧，小心有人来抓！”在当时，花生属经济类作物，买卖花生是投机倒把，是资本主义的尾巴，要被“割”掉的。只见父亲犹豫了一会儿，从裤兜里凑出四毛五分钱，对着这位大婶很坚决地说：“给我称三两！”说真的，我在这之前听说过花生，但从没见过，只听人说好吃，香！

父亲把三两花生称好，自己却没吃一颗，全让我装在口袋里。一个口袋装不下，就给两边上下都装，竟装满了四个口袋。我伸手一摸，热乎乎的，掰开一颗，塞进右边嘴里，轻轻嚼碎，一瞬间，刚做完手术的左边牙，竟然神奇地不觉得疼了！只觉一股油香浸入心肺，漫漫从鼻孔流出……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

三两炒花生

○ 刘永科



豆包 AI 生成图

粗茶淡饭是日常，而零食则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平日里难得尝一口零嘴，这热乎乎的炒花生，便是世间最诱人的珍珠了。

仅仅两口，我便舍不得再吃。

我把装花生的衣袋用双手紧紧捂着，用心守护，如同揣着一份无比珍贵的宝藏。那难得的一口香甜，让年幼的我懂得了珍惜，舍不得独享，更舍不得挥霍。

直至从咸阳治病归来，回到村里，我依旧不肯独享这来之不易的美味。

孩童的欢喜最是纯粹直白，我揣着满满一口袋花生，走遍对门、隔壁，挨家挨户去找同龄的伙伴，悄悄显摆自己难得的零食。看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，我克制又大方，每次只分给每人一颗。

一颗花生，便是一份分享、一份欢喜。我慢慢送、慢慢尝，守着这简单的美好。

就这样，区区三两炒花生，在我的口袋里整整装了十多天。十多天朝夕守护，十多天温柔分享，从满满一口袋，渐渐变得稀少，直到最后一颗花生吃完，这份独属于童年的香气，才缓缓落幕。

往后经年，人间百味尝遍。市面上各式各样的花生，五香的、奶油的、盐焗的，精致繁多、口感丰富，却再也吃不出当年那口简单纯粹的焦香。

年岁渐长，方才明白，我念念不忘的从来不只是花生的味道。

那味道里，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清贫底色，藏着父亲朴素无声的疼爱，藏着一个孩童最纯粹的知足与珍惜，更藏着邻里相伴、简单质朴的人间温情。

清贫岁月，最微小的馈赠，是最绵长的治愈。

几十年光阴倏忽而过，世事变迁、烟火翻新，无数往事随风消散，唯独咸阳街边那三两炒花生的香气，依然如故，岁岁留存，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我童年最珍贵、最温柔的底色，温暖了往后漫长的岁岁年年。

三两花生，揉碎了，装进我的童年。可如今，父亲还在，童年却没了。



墨耘·曾广闲专栏

师之变（2）

○ 墨耘

师傅负责的是“技”。师傅，作为最早的“老师”，其岗位核心是授艺立身、守匠传薪，教的是可操作的、可重复的、经过千百次验证的技艺及经验。这是师道的第一层形态：以技育人，以守为功。若无师傅这一岗位的坚守，世间百工无传承，民间技

凡人撼天道：《八仙》的传统活化与世界表达

2026年暑期档，国产动画片《八仙》以豆瓣8.3分、票房破17亿元的成绩跻身影史前列。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商业成功，更在于为国产动画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“活”起来、走出去做出了典范。

影片讲述了吕洞宾、钟离权、铁拐李等市井八人，因神器玉虚琉璃灯而集结，组队抗衡二郎神杨戬，守护人间安宁的故事。起初，他们凑在一起假扮神仙闯荡蓬莱，只为“搞钱”，却在一次次机缘巧合中相遇相聚，共同成长为拯救苍生的英雄。导演将其精神内核凝练为“不问得失，只认对错”。

《八仙》对传统文化的活化，首先是叙事策略的创造性翻转。传统神话奉行“觉醒范式”——主人公的成长即神性回归，而影片将一群毫无神性可言的凡人置于故事中心，以世俗生计取代天命叙事。八仙传说本是罕见的“凡人成仙”团体，影片还原其市井本色，恰恰回到源头：心怀善念的普通人，便是世人心中的仙。这种“凡

人化叙事”让神话接上当代地气，让观众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。

其次，文化细节的转化同样精妙。“吕”与“昌”的文字伏笔——吕洞宾即“无心昌”，暗示凡人内心皆有一颗向善的种子；杨戬与孙悟空的冷暖色彩对比、天庭暗色背景与凡间市井烟火色的对位，将“天道威严”与“万家灯火”的价值选择生动地可视化了。将火锅、青城山与“川普”等巴蜀元素融入蓬莱仙境，更让奇幻叙事有了真实的生活锚点。

最后，从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到“人人都是无心昌”，影片以群像集体成长，将“国泰民安、以民为本”的价值观融入神话肌理并对其进行了重构。不同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，中国神仙故事强调集体力量——当凡人集结撼动天道，回答的是“天道由谁规定”的古老命题：定义天道的，是无数普通人在日常中累积的善意与担当！

这正是《八仙》走向世界的叙事密码。